

外婆的秘诀

常克 著

Grandma's Tips

一个人活到一百岁，靠什么？

外婆就是一位百岁老人。

老人家长寿的秘诀就在这本书里。

常克·著

外婆的秘诀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婆的秘诀 / 常克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41 - 5668 - 3

I. ①外… II. ①常…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4554 号

责任编辑: 崔新艳
责任校对: 曹力
责任印制: 潘泽新

外婆的秘诀

常克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s. tmall. com](http://jjkxc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华玉装订厂装订

710 × 1000 16 开 15.25 印张 257000 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668 - 3 定价: 3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自序

岁月不回，但可以抚摸。

所谓珍惜，其实就这么简单。

珍惜过，才会嫣然一笑，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呢？

二〇一五年一月

清澈的日子

外婆的秘诀	003
那座小桥	006
父亲的山峰、小河和暴雨	009
父亲的时尚	012
母亲的唠叨	014
大 哥	017
外甥女的乡村小学	019
我在罗布泊迷路	021
比峨眉山更高的风	029
那些梧桐、黄桷、苦楝子树	031

此间可歌

谷 粒	037
山峰那惺忪的眼	040
难娶美人归	042
蹒跚之美	045
深山有多深	047
桃树一枝亦静美	050
试着去发呆	053
不挂窗帘	056
相拥朦胧	058
卖报夫妻	060
那夜雪花飞	062
小河边的宝马	064
此间可歌	066

每一次怀想

冬 峡	069
长寿湖遐想	072
野食之美	074
寻找长城	076
最想去的老街	078
梨花将军	082
想抱紧白沙不走	085
铜梁：一座膜拜英雄的城市	089
我在黔江，你在哪里	094
被打湿的喀斯特	097
桥 神	101

那些人，那些事

奇 印	109
李排长逸事	112
小善如枫	115
画 痴	118
老兵杨德华们	121
丁哥其人	123
雪梅印象	127
永不消逝的情怀	135

留在笔尖的岁月

漂亮的西装	141
回声（外一首）	143
北海觅珠	144
鼠年：趣说老鼠的灵气	146

仰望斑斓的虎

雪宝山寻虎	151
当大雪汹涌如虎啸	153

猛虎跃过的山林	157
听英雄讲述苍穹	162
大僚坝：谁与争锋的王者气象	165

影像与写实

追 雪	175
-----	-----

最小的思想

李贺、秋雨及秋雨先生	183
过度浪漫有毒	186
今天啄米了没有	188
男儿有累不轻谈	190
名人、专家、话语权	192
且来一试	
——也说巴蔓子骑马	194
成语新解三题	197
怕看白大褂	200
码头文化可以休矣	202

阅读与感叹

想象中的仙境	
——女作家蒙和平散文集	
《相伴一河水》风格浅析	207
喷薄激情	
——作家孙善齐先生散文集	
《三峡星空》析略	210
才情骏爽 渊雅淡逸	
——老作家姚益强先生新著	
《南城轶事》艺术成就析评	213
大地的厚度	
——读作家韩子渝新著	
《谛听大地》一得	220
轻松 调侃 智巧	
——作家吴昊的杂文特色偶得	222

叙述之美	
——摄影散文《影随心动》 的叙述特色小议	224
用心行医的青年名医	227
一枝散淡的巴茅草	
——晚唐诗人李远 其人其诗读后杂感	230
后 记	235

清澈的日子

纷纷繁繁，每天都跟着疲惫走，也许就是这样。

其实，多想想你曾经见过或梦见过的那一年，那些绿得让你欲饮欲醉的清澈，那些胜似阳光的温暖，那些草叶间悄悄滴落的泪珠，那些平淡到天真的一席私语，那时，你会好一些。

这一辈子，属于我们的东西有很多，最贵重的唯有毋忘二字。得与失，喜与忧，乃至爱与恨，都是自己的影子，它们恭恭敬敬，相随多年。能够记住这层含意的人，多半重情重义，别人看他也是一身的冰清玉洁。

不管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多久，也要抽出时间凝视，谛听自己的感受。那时，心绪当如幽山泉满，清莹香袭。

能够结交一份内心的清澈，你必丰足。

我们当然不会用外婆的零花钱。

但外婆有一样传家宝，我们会永远受用下去。这就是外婆经常叨念的那句话：“平时做事对人，千万不要昧良心啊！”

这句话，是外婆积攒的唯一财富。

大概是在 70 多年前，外婆还在做新媳妇的时候，曾经救过四条人命。那时候，她老人家才 20 来岁。

外婆的老家在永川陈食镇一个僻静的山村。

某一天早上，外婆去田里看秧子，刚转过唐家祠堂的那个小山坡，悚见路旁土沟下新添了一个小土坑，坑中满是新土，依稀可辨竟有一个婴儿的小脑袋，还在奄奄一息的微动。外婆吃了一惊，叫声“又是哪个砍脑壳的作孽哟”，遂急忙上前，拨开土堆，将那条可怜的小生命抱出冥界。这件事已经过去 70 多年了，当年的小生命早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儿，仍然健在，幸福快活，儿孙满堂。

几乎一模一样的弃婴事件，当年竟在外婆那间土屋祠院的周围发生过三次。外婆便边抹泪边叹息，前后三次在田边地头救起弃婴，然后，抱回家，收养到小生命的脸庞又重新恢复血色。然后，就翻坎过沟，串门进户的打听，到底是哪家丢的孩子。外婆没念过私塾，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但这并不妨碍她去做那些弃婴父母的“思想工作”。外婆流着泪说：“娃儿终归是条人命哪，日子再苦，也万万不该当成喂不活的猪仔儿，到处乱丢啊！”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活着受罪，死了成仙，小山村的穷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实在熬不下去了，活活地给细仔儿挖坑的事并不鲜见。虽说外婆当时也是贫寒人户，但类似的事，她碰着一桩便救一桩。

又有某一天，一个小叫花子饿得晕倒在外婆的屋檐前。外婆忙给他喂水，叫花子口不动，又拍他脑袋，也全无反应。外婆急了，赶快喊来村里的土郎中。土郎中摸了摸脉说，这娃儿，快饿成半仙了，幸亏撞到你手头。

叫花子最终还是缓过气来了。外婆专门熬了菜藤稀饭给他喝，又收拾些陈旧衣服给他换上。后来临别的时候，叫花子痛哭流涕，对着外婆三叩九拜，提了外婆给他煎好的一袋玉米饼，一步一回头的，慢慢走远了。

外婆姓唐，外公姓陈，那个时代，村里人都叫外婆陈唐氏。当时，村里人都说，陈唐氏心善得像活菩萨，连救四条人命，将来怕要活 100 岁。行善积德的人，福寿齐天哪！

当年村里人的吉言，老天爷肯定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外婆果然活到了 100 岁的高龄。

2003 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就是外婆的百岁寿辰华诞。稍前一个春色宜人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喜气洋洋的，在长江之滨的一家大酒楼为外婆老人家举行了一个非常闹热的百岁寿辰庆典。

常言道：山中也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听说花溪河畔出了个百岁寿星，各路远亲近邻都赶来贺寿，挤爆门庭，几百位嘉宾笑声朗朗，那一天真可谓紫气东来，高朋满座。红光满面的庆典主持人伫立司仪台上，当她真诚而深情的说出“来宾们，我们这位恩重如山的母亲，我们这位含辛茹苦的外婆，我们这位功德卓越的曾祖母，正在她两位曾孙的护拥下，缓步登上福祿寿喜的庆典台”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七彩的花瓣在厅中飘漾，好多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外婆身着象征富贵吉祥的寿典礼服，端坐在庆典台的大龙椅上，面含微笑，两眼慈祥地望着—拨接—拨的庆贺拜寿的人们。

有不少人好奇地向我们打听外婆如此高寿的秘诀。对此，二哥代表孙辈，在庆典台上做了 12 个字的简单回答：粗茶淡饭，知足常乐，与人为善。

比起二哥来，主持人的一番话似乎更煽情，也更充满悠深的意味。她当时是这样说的：“老人家平时经常说一句话，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是的，老人家一生粗茶淡饭，素面朝天，老人家行善积德，有口皆碑。也许，这正是她老人家寿比南山的秘诀；也许，这正是她老人家颜如赤子的源泉！”

外婆一辈子都过得平淡，淡得就像她平时最爱吃的冬苋菜，外婆一辈子给我们摆的龙门阵，也总是老家乡下的陈年旧事。现在想起来，这种平淡恰恰又

充满了某种震撼。一个人，一辈子不改一个善字，这其实是需要韧性的。

根基是无私，而回报她的，则是高龄。外婆肯定从未刻意地思索过这个道理，但她老人家常常对我们说：“娃儿，平时做事对人，千万不要昧良心啊！昧了良心，那是要遭老天爷报应的！”

前些天回家看望外婆，年过七旬的父母亲正替她老人家梳头添衣。父母乐呵呵告诉我说，外婆精神蛮好的，你们几个娃儿放心工作就是了。

这时候，外婆就笑嘻嘻的，拉过我的手，悄悄说：“你们给我的零花钱，我都存起的。你们想买啥东西，就拿去用哦。”

我们当然不会用外婆的零花钱。

但外婆有一样传家宝，我们会永远受用下去。这就是外婆经常叨念的那句话：“平时做事对人，千万不要昧良心啊！”

这句话，是外婆一生积攒的唯一财富。

是外婆长寿的真正秘诀。

2003年9月

那座小桥

才七八岁的母亲，要背着从林中捡拾的大捆柴草，天天缩着腰身从小桥上过往。还要端起满盆的衣衫，在桥下青石上用力搓捣。土墙茅屋，柴草泥院，杜鹃啼瘦秋色，粗布的窗纱旁，油灯下的母亲还在“吱嘎吱嘎”地摇着纺车。

那座小桥的名字，叫王家桥。

一座夜夜摇撼心梦的小桥。

在箫疏的沉云下走过那座小桥，情绪如霜。暮雨挟晚春料峭的凉意，掠过颊面，几片草叶飘入溪河，随细浪远遁。

忽抬头，一眼瞥视前方的树林，冷月无影，流星如寒雪。那些平日纹如卷云的山石，此时一片孤茫。

跟都市中的那些大跨度现代化桥梁相比，王家桥悬如游丝。

只不过，小桥的意味在于流年烟云的积淀，王家桥以它悠悠逾百年的高龄，默默延宕，悄悄连接，幽深孤峭中，它虽卑为片席之地，却仿佛如云山苍苍。

回到老家祭祖焚香，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六年。

那个黄昏，年近七旬的母亲站在桥边，给儿孙们讲她的童年。

出重庆的永川区陈食镇，再向村野深处走出约三华里之遥，老鹰崖下，迷树缝隙，可以眺见王家桥寂寞的伫于浣溪。两岸丘山逶迤，松风吹动麦垆，竹树与村居，犹如墟里孤烟，和远方的飘梦。

王家桥其实既短又窄。

长不过十余米，宽只一米左右，几个石墩子撑着两排条石逐个儿镶嵌，便成为桥，供人踏走。条石墨绿而泛亮，如一册孤本的古籍。桥下溪流粼粼，河

畔竹蔓丛丛。

岁月的伫结之情，拳拳在念。

那时候的溪山，寒气浸人。母亲的童年，绝无绿杨堤下的美丽风筝。蒙蒙细雨中的王家桥，恍如她当年的清影。

往事如烟。

才七八岁的母亲，要背着从林中捡拾的大捆柴草，天天缩着腰身从小桥上过往。还要端起满盆的衣衫，在桥下青石上用力搓捣。土墙茅屋，柴草泥院，杜鹃啼瘦秋色，粗布的窗纱旁，油灯下的母亲还在“吱嘎”地摇着纺车。

坡下的小河，水浪“哗哗”，催醒又一个需要早起的黎明。

有一件事，母亲至今都记忆犹新。那一年她才九岁。

那天，母亲上山去拾松枝，直到天色完全黯下来都没有落屋，急得外婆外公心头忐忑不安。

无奈之中，只得拜托乡邻帮忙，打着松明火把漫山遍野的呼唤，寻找。直到深夜，才在老鹰崖下一个杂草丛生的山洞中，找到了瑟瑟蜷缩的母亲。

原来傍晚时分，母亲背着一大捆松毛正朝家中赶路，还没到王家桥，忽然听到远处的灌木树丛间有人喊叫，说“棒老二”（劫匪）来了。母亲吓得魂不附体，就势跌入路边的洞穴，大气不敢出。直到朦胧中见到赶来救助的亲人，她几乎连哭诉的气力也没有了。

九岁那年，母亲跟着一位远房亲戚，来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城市，帮忙做家务活。几年后，又进了一间纺织厂，成了“纱妹”。

站在城市街头，回味母亲那一年讲述的王家桥，感慨如乡间落叶。

今天的城市，虽然也有冬寒呼啸的嘹唳，但水泥森林似乎每一刻都有新鲜的炫目。

艳丽的小童们不必去捡松毛，也不必在惊悚中躲入幽洞。宝马雕车，西装革履，夜色在璀璨中燃放金枝玉树。柏油路上，霓虹灯伴着激光灯柱的交叉分外绮靡。锐舞的声浪疏狂一段莺莺燕燕，彻夜的网吧寂寞一腔密约沉沉。

花草春柔，满目江山，花园小区的喷泉和绿茵却令人无端慵懒。

生活格调每天都在翻新。只不过，多少人在尽情迎受鲜花与掌声的同时，不经意间，却悄然疏远一段咀嚼。其实，忘了从前的困危，娉娉袅袅也会虚浮而无味。

枯藤老树不复，昏鸦黯然远飞，只有小桥流水犹在。

回望空寂而斑驳的王家桥，昨日松枝的摇曳和捣衣声正渐渐杳渺，我的心
畦在隐痛之余，忽又飘起一种警觉。

前路悠长，攀越丛峦的时候，当时时记着母亲的河边，有一座小石桥。

2002年7月

看来，父亲始终无法忘记南山的峰林，无法忘记山坡下那条清寂的小河，那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痕印。翻山越岭，还要迎受暴雨，但终于挺过来了。

那晚坐大巴从外地回来，快到小区，夜幕沉如浓墨，先是看到豆粒样的雨点渐渐在窗外斜飞，临座的窗玻因此毕剥作响。轮到车站靠拢了，雨势却突然汹涌，变成了倾盆如注，眼前顿时混沌不清。把裤脚朝上一捋，我逃也似的下车一阵狂奔，然后靠在一家路边超市的檐下躲避。

柏油路此时正成小溪状呼啸，“噼噼啪啪”发出冲浪似的骇响，几位跟我一样的归客，在路上抱头鼠窜。

触景生情，忽然想到30多年前的另一场暴雨。那是在盛夏。当时，我才八岁，正跟着父亲一步一步的在半山腰上蛇行。那座山的名字叫南山，距离我们家有多里地。山坡上，到处都是苍翠的马尾松，景致壮观。

跟着父亲爬山涉水，是为了钓鱼。

山后背坡的灌木丛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水又亮又绿，流淌得非常悠缓，水中有天然生长的各种鱼类，尤其是黄鲫鱼和胡子鲶。钓一天下来，一般总有三五斤的收获，可以过大节似的改善一回。

天刚蒙蒙亮，我们便步行出发。提着长长的鱼竿，背着巴篓，头顶晨光熹微，沿着寂静的阡巷和土石公路疾走。那时候的娃儿，出门多是打赤脚，父亲便不时叮嘱我，不要踩着碎玻璃或硬石子，以免伤了脚板，说完便不再作声。

父亲有心事。

头天晚上，就断断续续听见父亲一直在跟母亲低声谈工厂里头的情况。父亲多少有点唉声叹气，母亲却鼓励他眼睛看远一点，说：心中无冷病，不怕胃